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十二回 嚴協鎮幕中贈美

詩曰： 寇鋒不可滅，海宇忽騷然。
玉石既同盡，家室寧保全。
昨逢故鄉友，備將家信傳。
昔居錦繡國，今傍戰場邊。
家破不足恨，所恨妻少年。
不知生與死，從此各一天。
安遇楊越公，破鏡再得圓。

且說謝賓又，自與杜公亮作別，即日離了北京，向南進發。那一時，正值流賊攻陷了湖廣地方，山東州郡，無不望風瓦解。一路草寇竊發，分難走。故自正月望後起程，直至三月初始抵淮安。將欲買舟過江，忽聞彰義門已破，大行皇帝縊死煤山。謝賓又不覺向北哀慟道：「神京既失，則杜年伯決然殉難，我那仙珮小姐，亦必墮於賊人之手。若不亟去尋訪救援，西樓之約安在哉。」遂命店家暖酒，一連飲了五六巨卮，揚袂慷慨而歌曰：

有美人兮相會難，將翱將翔兮忽間關，神京一失兮必摧殘。我安歸去兮矢死尋，天若見憐兮彼必生，天不見憐兮死亦欣。

歌竟即便揮鞭驟馬，向北而行。時有同寓者，詢知其故，再三勸阻。謝賓又揮手謝道：「多蒙列位苦口相勸，豈不知感。只是人生一世，惟在情義兩字，若使寡情滅義，生亦何顏。我亦明知此去無益，不得不空作情癡耳。」言訖，不覺淚數行下。那同在寓內的，無不感歎。誰想，自淮至京，地方殘破，野店荒涼，行人稀少。謝賓又只得衝煙冒險，隨路行去。歷盡艱難，並無悔意。忽一日，將及傍晚，正欲尋店歇宿，只見一隊人馬，俱執鮮明器械，馳驟而來。謝賓又剛欲退後躲避，那馬早已衝在面前。原來卻是一伙土寇。見了謝生，那為首的厲聲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輒敢在此獨自行走，從實供稱，免你一死。」謝賓又略無懼色，亦厲聲叱道：「我為覓死而來，何消以死相嚇。奴輩所利者行李耳，任爾取去，何用怒為。」那群盜內，有一穿白少年，向前問道：「爾莫非是蘇州人否？」謝賓又道：「我即是蘇州舉人謝嘉。細聽口音，想汝亦是彼處人氏。」那少年慌忙滾鞍下馬，拜伏地道：「原來就是恩人之子，每思圖報無由，誰想此處相會。」便把謝賓又主僕，邀進寨內，置酒相歡。謝賓又茫然不解其故，只得將錯就錯，勉強坐下。既而酒後，從容啟問。那少年道：「小子姓王，名煥，力能舉鼎。當七歲時，曾在太湖起義。為因醉臥虎丘，被著捕役擒解吳縣，收禁囹圄，議欲將某立斃杖下。誰想令先尊與吳縣知縣同年契厚，恩蒙憐煥，自幼鄰居，致書囑縣備，雲煥方乳臭，誤為湖盜張犬，引誘入伙，然亦鼠竊輩耳。幸寬法網，令彼自新等語，遂蒙吳縣將某擬徒發配。則自今已往之年，皆出於令先尊再生之德也。向聞仙逝之後，深以罪重，不敢到城弔奠。今得倖會，正某報恩之日。但值中原鼎沸，荊棘滿途，此時此際，只宜速返故鄉，為何台駕反向北去，願聞其故。」謝賓又便將尋覓杜小姐的事，備細述了一遍。王煥踴躍而起道：「輕生重義，此正大丈夫所為，使弟輩聞之，不勝激烈。但此去燕京，虎狼遍地，縱使插翅，恐亦難飛。弟雖不材，願當相送。且請安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」謝賓又慌忙起身下拜道：「若得壯士仗義相扶，何愁前路崎嶇。俟到京之日，容圖厚報。」當晚無話。

次早五鼓，王煥果即起身，與眾人作別。腰懸雙劍，手執長槍，裝束得十分雄猛，揜著兩匹駿馬，與謝賓又各人騎了一匹，吃飽酒飯，即時前往。雖遇著幾處關隘，俱被王煥奪勇衝過。不一日，已到了京都地面。王煥道：「此去京城，只有三四十餘里，一路自有大兵把守，可保無虞。弟以眾弟兄相候日久，不及再送前去，只得就此告別了。」謝賓又道：「感承高義，正欲到京屈留少敘，誰想壯士急於返駕。但不知此番作別，後會何時？」王煥道：「當此南北分疆，正英雄求士之秋，公既文可安邦，弟亦武能戡亂，異途並用，豈無相會之期。」說罷，即揮手作別而去不題。

單說謝賓又，一到京師，就把杜仙珮遍處訪問。自城外城內，並各營將士宅弟，委曲搜求，並無蹤跡。自此，羈留數月，囊篋罄空，僕馬喪盡。忽一日，於春明門外，遇著杜公家裡一個老僕陳宣。謝賓又大喜，連忙扯到一個幽僻之處，問以京城破後杜公家室安在？那陳宣淚下如珠，不勝嗚咽道：「家老爺於破城前一日，同著夫人投繯自盡。惟有小姐，不知去向。及平靜以後，始聞小姐被害於安福衛衙一個姓蔣的家裡。小人隨即買了一口棺木，將來收斂，現今停厝在一個草庵裡面，此去上南三里就是。自分骸骨難歸，誰料獲遇相公，莫非還在夢中麼？」謝賓又道：「汝去收斂小姐，可曾仔細驗視不差否？」陳宣道：「彼時聞了這個消息，小人亦未相信。及至細驗，果是小姐，所以買棺斂厝的。」謝賓又即令陳宣指引到庵。只見，觀音殿左首屋內，停柩一口，前有神位，上面題著：明故杜仙珮小姐靈位。謝賓又向前拜了四拜，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我只道還有見面之日，所以千辛萬苦，不惜性命，趕到京都。誰知玉碎花殘，已做了夢中蝴蝶。雖非因我而死，我豈能捨爾獨生。但恐黃泉路上，不容相見。」小姐，小姐，連叫數聲，哭撲於地。陳宣慌忙扶起。叫喚多時方醒。自此，謝賓又即於庵中作寓，逗留二載。遇一鄉戚會試，始得相附同歸。一日，夜次黃河驛內，只見驛壁題首四絕，其詩云：

憶昔隨親向北畿，膝前歡笑共相依。

寧知今日重回去，化作啼鴉血滿衣。

其二

生長蘭閨二八年，惟知學繡向花邊。

江山忽失風雲改，弱質那能自保全。

其三

雙親殉國已全忠，女孝還應葬北風。

誰料馬嵬魂未斷，又隨征鼓過江東。

其四

一番風雨一番愁，自入戎行即似囚。

薄命尚遲身一死，還將癡夢憶西樓。

謝賓又從前至末，讀了一遍。再觀詩後，題著一字云：「姑蘇難女杜仙珮拭淚漫筆。」不覺駭然道：「杜仙珮已死，那裡更有一個杜仙珮，豈偶名姓相同耶？」揩抹雙眼，再將四首絕句朗朗的哦了兩遍，低頭沉思道：「若不是杜仙珮，為何詩中所指，與杜小姐的心事一一相符。據我思忖起來，那杜小姐定應尚在，其庵中靈柩，決係陳宣那廝被人訛報的了。」當夜宿在郵亭，展轉不寐。遂又一心思想，要求蹤跡。誰料時移物換，倏又經年，每日坐臥，只在一間小樓之上。忽一日，晚照在窗，南風薦爽，靠著雕欄，正欲拈題消遣。忽見一雙紫燕，飛入懷中。謝賓又愕然嗟異，便將雙燕捧住，但見兩邊翼上，俱有紅絨繫著片楮。即解絨取楮看時，其楮縱橫俱有二寸許，絕細楷書。其一寫道：

妾杜仙珮，墮入虎狼之手。現陷吳淞。玄鳥有靈，好向謝郎，一通個幅。

又一楮寫道：

鼓擊動地忽成災，獨返江南事事哀。

寄語檀郎休薄倖，早隨玄鳥向淞來。

謝賓又看罷，忙將二燕放在桌上，連連叩首道：「紫燕紫燕，我與你素不相知，感承厚愛。倘獲與杜小姐再續良緣，皆出於二

恩使之所賜也。」那雙燕向著謝生，亦作點頭之狀，回顧呢喃而去。

當晚，謝賓又登即僱船，連夜趕至吳淞。其時鎮守汛地，乃是提督標下副協鎮參將嚴公。清廉剛介，素為士民信服。那一日，軍務稍暇，退坐後堂。忽報蘇州謝舉人謁見。嚴公最重斯文，即命小校延入。相見揖畢，分著賓主坐定。茶過兩次，嚴公道：「貴鄉既係姑蘇，自遠賜臨，必有所諭。」謝賓又唯唯，停了半晌。嚴公又問道：「不知先生有何見教，願即賜聞。」謝賓又欲言又止，容愈不怡。嚴公暗暗驚訝，又從容問道：「細觀先生逡巡不答之故，豈於小弟有礙，故爾不即見諭耶？」謝賓又方徐徐說道：「小弟不知進退，為有一句要言，乃情義所不容己者，故特求見將軍。然惟恐見罪，所以逡巡不敢啟齒耳。」嚴公笑道：「弟輩武夫，有事便即直說，不若先生文士性格，自有如許委曲。望為明言，毋使小弟喉中格格然若有所阻。」謝賓又道：「小弟有年伯杜公亮，原任大理寺正堂。蹇遭闖賊，攻陷京師，以致杜公夫婦投繯殉難。料想史氏直筆，垂芳千古，這也不消說起。單為杜公有女，名喚仙珮，自幼許配小弟。誰料神京失守，彼此各天。近聞杜氏歸在將軍帳下，一則為年家誼重，一則為伉儷情深，所以星夜前來，輒敢冒昧瑣瀆。竊料將軍，坐鎮一方，豈乏金釵□二。望將此女賜完璧，庶樂昌之鏡得圓，而圖報將軍，諒有日矣。」嚴公聽說，沉吟半晌。乃答道：「小弟後房，雖有姬侍數□，那裡耐煩逐一問他的居址姓名。若使尊夫人果係在內，當即悉喚出來，以待先生自行識認。」遂傳命後衙，著令眾姬一齊出見。俄而雲板一響，只見裊裊婷婷，逐一輕移蓮步，走出中堂，共是二□三個。俱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謝賓又欲仔細審視，忽見眾人背後閃出一姬，身衣花繡羅衫，雲鬟不整，面帶愁容，向前喚道：「謝郎別來無恙！」謝賓又抬頭一看，禁不住眼眶流淚道：「誰想小姐果然在此。今日此會，莫非夢裡？」當下嚴公看見二人廝認，便令眾姬退去，單留杜氏在堂。又命置酒，為謝生稱喜。既而席上，嚴公顧謂仙珮道：「汝與謝君，夫婦久闊，何無一言？」杜小姐慌忙避席，含淚而對道：「惟恐將軍見罪，是以不敢言耳。」嚴公欣然道：「汝今既會謝君，即謝君婦也，何必以我介意。」遂取金卮斟酒，將謝賓又杜仙珮各勸三卮。又取出衣飾相贈，約有千金。當晚二人即向嚴公謝別下船，明燭相倚而坐，各把愁懷細述。謝賓又即從前從後細細的訴了一遍。杜小姐道：「妾於城破之日，奉著嚴親恩命，一同縊死。誰想妾縊在後，竟被侍女解救復甦。及城陷時，闖王遣賊逐戶搜尋，妾知不免於難，即與三弟同避於安福衛衙之蔣姓家。其後三弟與一同避難的女子，被賊殺害，妾以躲在櫃中得免。不料闖賊既去，妾即為嚴將軍所獲，含羞忍辱，每不欲生。為聞嚴公提兵南下，帶妾從征，所以顛顏苟活，冀與郎君一面。及至分鎮吳淞，咫尺姑蘇，莫能寄附一信。忽見梁間雙燕，終日向人對語。以後漸漸飛入懷抱。值妾墮淚時，二禽亦即俯首哀鳴，似有相憐之意。妾戲撫翼而告之曰，鳥果有知，可能飛到蘇州東門外，為我寄信於謝郎否？那二禽伏在膝上，連連點頭。妾以為異，遂即略草數語，將絨繫縛於翼。誰想果至君所。古稱黃耳寄書，未足異矣。」言訖，時已起更時候，遂即解衣安寢。其夫婦眷愛之意，不待細表。

次日黎明，將欲開船，忽聞岸側有人高聲叫道：「慢開慢開。我奉嚴將軍之命，要與謝相公一見。」謝賓又聽說，只道是追他轉去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起身相問。那人早已跳上船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非別，即上山東路上所遇的王煥。謝賓又把鬼胎放下，因問道：「王兄那得亦在此地？」王煥道：「自從別後，弟即投在山東總鎮標下效用。以後跟隨大兵，平定浙西。幸蒙題薦，拔授游擊之職。為此得與嚴寅兄分鎮松江。昨自郡城至此，因嚴翁談及台兄，與尊夫人有此一番奇遇，所以特來賀喜。」謝賓又再三稱謝道：「小弟向年，若非仁兄仗義相送，則久已命斃於虎狼之口矣，又安得與拙荆相會。然以風馬各別，恐無見期。豈料兄翁協鎮四郡，又於此地得瞻雄范，殊為欣快之極。」王煥又笑道：「此會亦不足為奇。弟於前歲，曾在山東驛舍，買一小妾，亦係姑蘇人氏，性極聰巧，與弟夫婦之情，頗稱相合。只是極歡之際，亦帶淚痕。弟曾備詰其故，原來即尊夫人杜小姐的婢，名喚彩燕。為因思主情深，是以居恒抑鬱。今杜小姐既得珠還合浦，此女亦歸在弟室，卻不道又是一件異常的奇事。」謝賓又聽說，亦撫掌稱快。王煥遂從便路，邀過私衙，備酒款待。杜小姐與彩燕，當下相見，各訴衷懷，無不悲喜交集。其年，杜啟祥亦自北地寄信回來，云已歸在旗下授職。惟啟禎、啟瑞，俱為亂兵所殺。至今蘇人談及紫燕，俱以為異事云。